

今古奇觀



# 今古奇觀序

孫楷第

## 一

元明以來的通俗小說，若溯其來源，固然可以上推到唐五代的說經與講唱世間故事，（如唱經文及變文一類的文字，其體例與後來詞話有因果關係是極顯明的，）但若略去中古不論，逕從近古說起，則其直接出於宋人之說話，最初白話小說產生由於書會中人話本之編排，這是沒有疑義的。宋人說話色目，據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梁錄所載，約分四種：（一）小說，（二）說經，（三）講史，（四）合生商謎。說經即唐人之說經，合生即元人之說題目；此二者與現在的小說距離較遠，可以不論。最重要的是講史與小說。講史講通鑑漢唐歷代書史；小說講兒女神怪公案以及奇聞佳話。此二者的差別：一個因為講

國家大事，所須的時間甚長，其所用以講演之本分量較多；一個因為講列朝軼聞瑣事，所須之時間稍短，其所用以講演之本分量亦較少。（這種差別當然不是兩個極端，不過因內容之不同，其影響於時間及篇幅者大致可以這麼說。）所以，在宋元當時，話本之屬於講史者是長的，屬於小說者是短的。到了後來，因作者之才思橫溢，講奇聞雜事而篇幅直同於講史，便有如講史之小說長篇，如金瓶梅西遊記亦有講求體例，擬宋人而不失舊軌，便有保存原來形式的之小說短文，如馮夢龍凌濛初李笠翁等自作的單篇小說。這兩派雖然所描寫的對象是一樣的，而其體例却大不相同。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小說史，應當知道：宋人小說話本一概是短的，其話本長短繫於所說之事，所以，只有性質的分類，不必在小說名稱上計長論短。明以降的小說有長的也有短的。長的是變古，短的是正宗。短篇小說之名，是對於變古的長篇而立的。我們現在所說的短篇小說，在宋時則只云小說。

以說話之性質而論，小說容易見長，講史則久而生厭。這在宋時情形已經如此。所以都城紀勝記瓦舍衆伎說：「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長小說人蓋小說者

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這裏提破二字，不知作何解，大概就是道破的意思。）  
粵梁錄記講史者王六大夫，說他「諸史俱通，記問淵源甚廣，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  
一朝一代故事頃刻捏合。」捏合就是編造，明人尙有此語。如吳承恩的西遊記第三十二回  
說豬八戒巡山自己編了一段話，自言自語，計劃着回去騙孫行者去。『此間編造停當，哄那  
騎馬溫去。』下文云：『那馱子捏合了，拖着鋤，竟回本路。』可見捏合即是編造。小說者能將  
列朝故事頃刻間編得妥貼，有頭有尾，但是過往官人駐足片時，或者坐聽幾次，便可得其究  
竟，滿意而歸。下回來了再聽新的，人情厭故喜新，這種說法，當然比長篇大論絮聒不休的講  
史容易動人。所以博洽的王六大夫對於他的同行，也不免要嫉妬起來。小說與講史，從吸  
引聽衆的能力方面講，已經如此。若再以編造而論，則小說易成，講史便難一些。因此，我想宋  
時的小說話本一定比講史多得多。這雖然沒有實在證據，就現在的目錄書看起來，也可得  
其梗概。例如也是園目著錄的宋人詞話十六種，除了宣和遺事是後來拼湊的書以外，其餘  
都是短篇或短篇總集。晁璣寶文堂目子雜類著錄的小說六十多種，現在看起來都是單篇

小說，長篇只有三國水滸平妖傳三種（水滸平妖傳性質實在小說與講史之間。）永樂大典收平話數十種，雖然不知名目，以意推測，內中大多數當是小說，所以有數十種之多。現在人看見的小說多半是長篇，而長篇知名的不過一二十種。論者對於小說遂益堅其鄙視態度，以爲可觀的不過寥寥幾種。其實，縱觀古今通俗小說的領域，短篇不知比長篇多多少倍；細察現存諸通俗小說，以種數而論，短篇也不知比長篇多多少倍。固於局部的見聞，遽謂中國通俗小說種數無多，可觀者少，正所謂「以蠡測海，一不能知海之大也。」

## 二

自宋以來的小說話本與仿造的小說，想起來一定很多。可惜因作者不自愛情與世人，不加以愛惜的緣故，都散亡殆盡了。現在所存的本子，元朝的只有繆荃孫傳刻的京本通俗小說殘本。此書只存卷十至卷十六共七卷，原書若干卷不得而知。明朝中葉的只有嘉靖時洪楨清平山堂刻的小說十五種，萬曆時熊龍峯刻的小說四種，今俱在日本。此二書皆不分

卷第，大概是隨得隨印，現存的恐怕也是一部分。這都是塵縑之餘，偶然保存的，以此研究宋元明短篇小說，自然不夠。幸而明末兩個文人出了五部大書：一位是馮夢龍，先後選輯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種，每種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一位是凌濛初，先後編拍案驚奇二種，每種也是四十篇，共八十篇。這五部書所收的二百篇短篇小說，現在看起來，真是中國短篇小說的寶庫。而此次亞東圖書館依着適之先生意思所印的古今奇觀，也正是從這五部書出的精選本。在介紹古今奇觀之前，理應把運濤馮二公印的五部書介紹一下。以下略述五書原委及所包含的成分：

馮夢龍第一次纂輯古今小說四十篇在泰昌天啟間，別題「喻世明言」。今有足本在日本內閣文庫。後來因為板片缺殘，書肆以原書二十一篇加入通言一篇，恒言二篇，合二十四篇為一書。去古今小說之稱，選題「喻世明言」。此二十四篇本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說殘本，今亦存日本內閣文庫。第二次輯警世通言四十篇，在天啟四年。今通行三桂堂本，缺四卷，只三十六篇（日本蓬左文庫及倉石武四郎氏俱有四十卷足本）。第三次輯醒世恒言四

十篇，在天啟七年。今有葉敬池刊足本在日本內閣文庫，有通行衍慶堂本刪去一篇，只二十九篇。這三部書合起來世人統稱為『三言』。在現在，名頭是很煥赫的。三言並不是馮夢龍一人寫就的書，內中包含不少的宋元明舊本。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序說：『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買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爲一刻。』這分明說這書是選刻之本。現在考起來，三書之中京本通俗小說現存及已知之九篇，全數收入。馮氏疑全部京本通俗小說即在三言裏頭，這話也許不錯。清平山堂本小說十五種中收了三種。熊龍峯刊小說四種，收了一種。此外有三種見於晁璣寶文堂目及錢曾也是園目著錄的。有十三種見於寶文堂目著錄的。有七種他書曾經徵引的。現在能夠知道的，便有三分之一是舊本（詳鄙作三言二拍考）。其餘的雖然不詳，恐怕還有不少的舊本在內。馮氏在明季是有數的大名士，他自己填詞製曲，又改定了許多別人的曲子。在他所纂輯的這三部小說總集中，大概有原本，有改訂本（我們相信，他的改本一定比舊本好），也有自著本。總之，宋元明三朝的重要著作以及馮氏一人的著作，都在這三部書裏頭了。

凌濛初拍案驚奇初刻四十篇，成于天啓七年（與恒言同時），今未有原本，通行本只三十六卷。二刻四十篇成於崇禎五年，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只存三十九篇。二書近人稱爲二拍，與三言並舉。因爲凌氏自序有「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初刻序）及「偶戲取古今所聞可紀者演而成說」之語。世人知道凌氏二拍是自著的別集，不是選輯的總集，不過這是概括的說法。其實，凌氏二書中，也有舊本或改訂本，不盡爲自著。舉二例：如初刻三十三卷之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一篇，實文堂目著錄，清平山堂刊本作合同文字記，以凌本勘之，文字頗有不同，卽是重訂之本。又二刻二十九卷之攝草藥巧諧與偶篇結尾說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靈狐三束草，此篇所演爲天順間事，見廣韻異編，因此可以知道，這是明時北京流傳的話本。二拍所收，雖然大多數是凌氏自著，但亦保存了一部分舊文。這也是顯然的。凌濛初與馮夢龍同時，也是好風雅嗜聲歌之人，他自己能作傳奇，所刻的書，至今爲人寶貴。他這兩部短篇小說集，於短期創成，文筆瓊瑤互見，不能如馮夢龍之精到，但其中亦不少佳作，在吾國短篇小說中，無論如何，是應當佔重要地位的。



三

馮夢龍三言，凌濛初二拍，包羅古今名著及個人作品，蔚然巨觀，我們現在研究或欣賞中國短篇小說，有這種淵藉，是最幸的事，對於凌馮二公是應當感激的。不過，原書五部有二百卷之多，未免太浩瀚了。這不但流通不易，即閱者苟非有閒之人，亦苦無時間去一一偏讀。所以抱甕老人之今古奇觀便應運而生。從原書二百卷中選善拔萃得了四十篇，輯成一書，使一般人都容易欣賞。領略三言二拍的作風趣味，這是極合乎社會的需要的。因為有這種需要，所以自明以來，今古奇觀成了民間最普遍的讀物。二十年前或者是現在，大凡能識字讀書之人，很少有不會看過今古奇觀的，也正如沒有幾個人不會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或聊齋一樣。這可以想見他在民間的勢力了。

今古奇觀或者不是原來的名字，最初似名「古今奇觀」因為姑蘇笑花主人的序分明說：「抱甕老人選刻四十種，名為古今奇觀。」以馮夢龍所選的小說最初只名「古今小

說』例之，似乎古今奇觀實是本書舊題，但現在的本子，沒有一個不題作古今奇觀的。這不知是何時何人所改，今只好姑仍其舊。姑蘇的抱甕老人和笑花主人，均不知真名姓，因序文中有一『皇明』字樣，可以知道是明末人無疑，但也不能知其書成年月。凌濛初序二刻拍案驚奇，在崇禎五年壬申的冬天，此三言二拍的選本，自然更在其後，所以推想抱甕老人古今奇觀的選列，應當在崇禎癸酉後甲申前十二年之間。

古今奇觀所收小說四十篇，十幾年前無人能確知其來歷。最近幾年間，因為大家對小說研究發生趣味，馮氏凌氏的著書，先後被國內外學者闡明發見，古今奇觀的諸篇出處，才能一一明白。據吾國馬隅卿先生日本鹽谷節山先生考證，此書收古今小說八篇，收通言十篇，收恒言十一篇，收初刻拍案驚奇七篇，收二刻拍案驚奇三篇。另外一篇不知出處。二君並有表說明，今為求讀者便利起見，參考二家之作，另為表如左：

古今奇觀

(喻世明言)  
古今小說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初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吳保安家 朋友	看財奴才買 冤家主	轉運漢巧遇 洞窟	灌園叟晚 逢仙女	賣油郎獨 占花魁	李謫仙醉 草	杜十娘怒 沉百寶箱	勢醫公義 原配	陳大尹鬼 斷家私	兩縣令競 賽孤女	三學廉讓 立高名
吳保安家 (8)							勢醫公義 原配 (9)	陳大尹鬼 (10)		
					李謫仙醉 草 (9)	杜十娘怒 沉百寶箱 (32)				
			灌園叟晚 逢仙女 (4)	賣油郎獨 占花魁 (3)					兩縣令競 賽孤女 (1)	三學廉讓 立高名 (2)
	蘇麻漢智 學別人錢 看財奴才買 冤家主 (35)	轉運漢巧 遇洞窟紅 沙斯奴指 破龍船 (1)								

22	21	20	19	8	17	16	15	14	13	12
交泰 鍾秀才一朝	龍恩 老門生三世	成大道 莊子休鼓盆	謝知音 俞伯牙捧琴	賈子 劉元普雙生	新郎 蘇小娘三離	遇俠客 李濟公窮邸	傲公侯 盧太學詩酒	破鏡 宋金照團圓	出師表 沈小童相會	命全交 羊角直捨命
									會出師表 沈小童用 (40)	命全交 羊角直捨 (7)
朝交泰 鍾秀才一 (17)	世龍恩 老門生三 (18)	益成大道 莊子休鼓 (2)	琴謝知音 俞伯牙捧 (1)		離新郎 蘇小娘三 (11)	邸李濟公窮 遇俠客 (80)	酒傲公侯 盧太學詩 (29)	團破鏡 宋金照團 (28)		
				劉元普雙生 賈子 (2)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出奇 唐解元玩世	薄情郎 金玉奴棒打	完骨肉 呂大郎還金	藏兒 金瓶恩孝女	管主 體私怨淚僕	驚驚譜 蜀太子亂點	鳳凰儂 錢秀才錯占	報仇 蔡小姐忍辱	腐家 徐老僕義憤	金銀細 陳御史巧勘	珍珠彩 蔣與哥重會
	打薄情郎 金玉奴棒 (27)								勘金銀細 陳御史巧 (2)	會珍珠彩 蔣與哥重 (1)
奇玩世 唐解元出 (26)		金完骨肉 呂大郎還 (5)								
					蜀太子亂 驚驚譜 (8)	占鳳凰儂 錢秀才錯 (7)	尋報仇 蔡小姐忍 (36)	憤腐家 徐老僕義 (85)		
			?	惡船家計 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 投真命狀 (11)						
			?							

40	39	38	37	36	35	34
橫帶 送多財白丁	燒妙術丹客 提金	趙縣君喬送 黃柑子	崔俊臣巧合 芙蓉屏	朝十三郎五歲 朝天	王驪黛百年 長恨	女秀才移花 接木
					王驪黛百年 長恨 (31)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富箱 (22)	丹客半乘九還 富箱千金一夢 (8)		顧阿秀齊捨權 崔俊臣巧合芙蓉屏 (27)			
		趙縣君喬送黃柑 突宜教乾價白驪 (14)		襄敏公元實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5)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17)

【註】 號碼旁加括弧的，示三言二拍的原書卷數。

從右表所列的諸篇出處看起來，今古奇觀對於諸書的選擇，可得三點：（一）選三言最多，共二十九篇，佔三集全數四分之一。（二）三言中的宋元舊本都沒有收入。（三）選二拍較少，初拍七篇，二拍僅三篇，連不知出處之一篇算上（今初二拍篇皆不全），也只十

一篇，不過兩集全數八分之一。書沒有凡例，不能知其選擇標準與去取之故，現在姑就姑蘇笑花主人的序推測一下。（作序的笑花主人與作書的抱壘老人或者竟是一人也難說。）序文對於書名奇觀二字，是這樣的解釋：

夫歷樓海市，燄山火井，觀非不奇，然非耳目經見之事，未免爲疑冰之蟲。故夫天下之至奇，未有不出於庸常者也。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脩，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其美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慚愧以共成風化之美。則夫勸人以至奇者，乃訓人以至常者也……

他解釋奇字之義，簡單的說，就是奇而不失於正。所謂奇觀者，並不是神鬼變化之事，乃是忠孝節義善惡果報的眼前事實。這些事實情節傳出去，感動了一般的人，或者羨慕，或者警惕，於其善者知勸，惡者生戒。這便是奇觀照此說來，他對於小說見解，於文字情節之外，顯然糝雜着用以闡揚風教的意味。所以在這書中，宋元的靈怪小說，一概被刪掉了。有幾篇小說，本

來文字是平平無奇的，却因為認為可以風世的緣故，也用了以事存之例，牽就着收了進去。例如卷一之三孝廉，卷二之兩縣令，卷四之裴晉公，卷十二之羊角哀，卷十九之俞伯牙，以至於卷二十之莊子休，雖然是三言中有的，但因為情節太簡，與古今社會風尚不同，無從着筆的緣故，寫來甚是平平，雖以馮夢龍之修訂，也僅僅夠得上簡明二字。在當初馮氏纂輯時，已不免道學氣，秀才氣，於風世之外，兼帶着幾許詩料的意味。現在重行選入，實在是拾馮氏之糟粕。這樣的衡文，使我們覺得未免太寬，而所以寬了之故，是貪戀着事實人物，因而忽略了文字的緣故。其實，就專站在風世方面講，此書選擇亦有遺漏。例如恒言卷九之陳多壽生死夫妻篇，叙一舊式女子，定婚後丈夫患了嚴重的惡疾，情願出嫁過去伺候丈夫的病，絲毫沒有委曲。這在舊禮教上看固然難得，而敘述傳神亦恰到好處。這為什麼不收錄呢？

以上說今古奇觀選文，以文字牽就事實之失。其實，今古奇觀的編者，並未確守他的勸戒的律。除了上面所舉的幾篇以外，其餘大多數是無關風教，而且好幾篇寫的是風月兒女之事，由道學先生看來，是壞人心術，近於誨淫之嫌的。舉幾篇著名的，如占花魁，如珍珠衫，如



亂點鴛鴦譜。河三篇以文論誠然是雋逸清新，以事論卻並無關於風教，就是抱甕老人選此文時，也決不是要使聞之者足戒，只是愛其文章之美而已。本來，文章自文章，道德自道德。陸放翁詩：『文章知與道相妨。』其實，道妨文章，文章並不妨道。儘管道德是好的，而寫出來的文章壞不可言退一步講，好的道德，也得用好的文章形容出來，而作文時並不會想到道德，欣賞的人也只醺醉於文章之中，並不管他道德是壞的是好的。即如今古奇觀中的宋金郎團圓破氈笠，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兩篇，一個是男子薄情，一個是女兒守志，寫來真是情文並茂，使讀者神往。但這只是因為文章好，與勸戒二字毫不相干。所以，衡文的人，決不可將勸戒風世等道德字眼存在胸中，只當論文。因為今古奇觀的編輯者，於文章之外，還不免有點勸戒風世之見，所以偶然保存不甚好的幾篇小說在集中也。因為今古奇觀的編輯者，終於為文章的魔力所誘惑，並不會厲行他的衡文規矩。所以今古奇觀仍不失為好的選本，除了幾篇無甚價值的以外，其餘所收的，大致還是三言二拍中比較好的，有的竟可以說真是三言二拍中的精華。